

# 第一章 馬庫塞的生平及其哲學著作

## 第一節 馬庫塞的生平

1898年7月19日，馬庫塞出生於德國的柏林(Berlin)，父親是一名猶太商人，富裕的家庭條件使他過著上層社會的豪華生活。然而，富足的生活並未腐化其心志，特別是他的政治態度與思想觀點，因為其政治理念是在參與實際社會政治運動中成形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馬庫塞於1916年從文科中學畢業時應徵入伍，但是因為他的視力不佳而被留在柏林駐守。在柏林服兵役期間，因為已屆大戰末期，德軍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德國在軍事上乃至於政治、經濟上都陷入空前的危機之中。德國境內開始產生許多大小不一的「反戰運動」，這股反戰的浪潮迅速蔓延到全國各地，甚至最後發展成為以士兵和工人為主的社會主義革命。馬庫塞本人是反戰的，因為反對戰爭，所以連帶反對產生戰爭的社會。1917年，他加入了社會民主黨(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也許是因為年輕而對世事認識不清，社會民主黨在當時是支持戰爭的；換言之，馬庫塞加入了一個與其理念不合的政黨。

而在1918年時，德國發生了革命運動，德皇威廉二世被推翻，馬庫塞因為心繫德國的改革，而對革命的成果感到歡欣鼓舞。但革命亦旋即被社會民主黨人所操控，他們聯合保守的反動勢力，瘋狂鎮壓主張革命的左派人士，馬庫塞一直支持左派的革命鬥爭並親身參與。隨著左派領導人，即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健將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與來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慘遭殺害，馬庫塞終於認清了社會民主黨的性質，憤而於1919年退出該黨。

當馬庫塞為了解現存社會種種問題產生的原因，馬庫塞開始研讀馬克思的著作，試圖通過理解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所作的分析批判而認識現存社會。然而，緊張的戰爭生活使馬庫塞無法冷靜而有系統地掌握馬克思的理論。在他的心中充滿許多問題：為什麼原本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革命到頭來以失敗收場？已經腐敗不堪的資本主義社會為何仍能持續不輟？是否有一個較為理想的社會形態能夠取代這個充滿苦難的現存社會？馬庫塞帶著更強烈的疑惑與深思，進一步研讀馬克思的理論。

1919年，馬庫塞進入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修習了兩年傳統課程之後轉到弗萊堡大學(Freiburg University)主修德國文學、哲學與政治經濟學。

1922年，在文學教授維特考(Philip Witkop)的指導下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德國藝術家的小說》(The German Artist-Novel)<sup>1</sup>，在其中闡述的思想大致是延續他過去幾年在革命實踐中的政治傾向。然而，儘管馬庫塞在博士論文中對理想與現

<sup>1</sup> 在此必須澄清的是《黑格爾的本體論與歷史性理論》(Hegel's Ontolog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icity)是一篇為了在弗萊堡大學謀得一個教師職位，在海德格指導下撰寫的「資格論文」(Habilitation Dissertation)；《德國藝術家的小說》(The German Artist-Novel)才是馬庫塞的博士學位論文。

實、人的自由與社會異化等問題作了很多論述，但是不夠具體。他並未將文學藝術與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有機地聯繫起來，僅具有單純強調和誇大文學藝術作用的傾向。馬庫塞在論文中將藝術家小說(亦即以藝術家為主人翁的小說)予以分類，區分成現實主義(積極的浪漫主義)與浪漫主義兩類。他對消極的浪漫主義展開批判，認為它不關心日常的實際生活，僅漫遊在自己的理想裡，將生活與藝術割裂為兩種互不相干的領域，極度嚮往理想世界而不食人間煙火是一種對現實的逃避。馬庫塞讚揚積極的浪漫主義，他們從浪漫的理想世界轉回至現實世界之中，超越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對立，也超越了藝術與生活之間的疏離，此種藝術才能克服社會中諸多的異化(亦即分裂與疏離)情境，而創造出積極的文學成就。

1922年，馬庫塞在柏林一家古籍出版發行商從事六年的書目研究和編纂工作。雖然他對這種工作不感興趣，但是通過編纂書目提要，馬庫塞接受了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美學思想，這對他後來的理論發展有一定影響。

馬庫塞用相當大的精神研究現象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思想與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主義，認為胡塞爾主張將無意義的形上學問題擱置起來存而不論的方法，是一種新的哲學研究法；然而，馬庫塞卻更認同海德格，因為海德格的理論是一種關心人、關心現實社會的哲學。於是馬庫塞開始將以人為中心的存在主義思想，與關切社會現實的馬克思主義聯結，作嘗試性的融合。

1932年，馬克思著名的《1844年經濟學與哲學手稿》公諸於世。這部手稿的發現，彌補了學界對於馬克思早年思想研究資料上的不足，馬庫塞隨即以一篇長篇的論文---〈歷史唯物論的基礎〉(The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加以回應。他在文中指出：馬克思全部理論的基礎就在於「勞動實踐」，馬克思是基於這樣的立場批判異化勞動(alienated labor)。

1933年初，德國納粹(Nazi)掌握了政權，希特勒(Adolf Hitler)被任命為國務總理，德國出現了法西斯專政。德國法西斯推行瘋狂的反猶太主義政策，並殘酷地迫害進步知識份子。作為猶太人後裔和進步知識份子的馬庫塞，勢必受法西斯的威脅。同時，弗萊堡大學的情況也越不利於馬庫塞。希特勒掌權後，海德格擁護納粹黨的「國家社會主義」。1933年五月，海德格被任命為弗萊堡大學校長，他在校長就職演說中對希特勒大唱頌歌。馬庫塞在氣憤難當下，認識到在弗萊堡大學謀取教職已無法實現；離開弗萊堡後，經由胡塞爾的協助，進入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所，被派往為了防止德國納粹迫害而設在日內瓦的社會研究所分部，從此，馬庫塞成為法蘭克福學派<sup>2</sup>的成員。不久，為了躲避法西斯的迫害，

---

<sup>2</sup> 根據波蘭學者柯拉科夫斯基在《馬克思主義的主流》的說法，法蘭克福學派具有下列六項特徵：  
一、此一學派並不把馬克思主義當成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看待，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研究的起點和思考的工具，以助於對既存的文化加以批判。因此，除了馬克思以外，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能自由吸取諸如康德、黑格爾、尼采與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  
二、此一學派沒有政治上的黨派色彩。它純粹是一種學術思想，從未認同於任何的政治或社會運動---無論是共產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甚至對這些政治運動採取批判的態度；  
三、此一學派明確地受到1920年代盧卡奇(Lukacs)與柯爾希(Karl Korsch)對馬克思主義的詮釋之影響；  
四、此一學派雖然受到盧卡奇，尤其是作為現代世界問題縮影的「物化」(reification)概念的影響，

馬庫塞從日內瓦轉到巴黎(Paris)。1934年7月，又從巴黎轉往美國的紐約(New York)，輾轉到了美國。馬庫塞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所設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分所工作了六年。這段期間(1934-1940)，他發表了幾篇討論政治哲學和批判理論的文章，之後都收錄於1968年出版的《否定：批判理論論文集》(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sup>3</sup>一書中。

1941年馬庫塞發表了第一本重要著作《理性與革命：黑格爾與社會理論的興起》(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正如馬庫塞自己在這本書1960年第三版所加的一篇序言中說的，他寫作本書的目的並不是要復興黑格爾的思想，而是要恢復一種瀕於消失之心智能力---否定性思考的力量。他一方面透過對黑格爾辯證邏輯的研究，彰顯否定性思考的力量，打破事實與價值的公然對立；一方面則透過辯證原則的推演，使思想超越了哲學的界限(哲學的否定)，使辯證邏輯轉為批判邏輯。之後著手分析馬克思的異化與勞動概念，說明青年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係。

1950年起，馬庫塞在華盛頓的精神病院(the Washington School of Psychiatry)開設了一系列關於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理論的講座。這一系列講座的講稿後來編纂為《愛欲與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一書，於1955年出版。在《愛欲與文明》中，馬庫塞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與馬克思的某些觀點予以綜合，深入揭示了工業文明對本能的壓抑，以及本能壓抑形成的社會歷史根源，並且將本能革命作為人類全面解放的偉大任務明確地提出，同時還對本能革命的根據、途徑作了認真探討。

1951年，馬庫塞的夫人索菲逝世，馬庫塞離開了華盛頓，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俄國研究所與哈佛大學俄國研究中心工作。1952年至1953年，馬庫塞在哥倫比亞大學完成了蘇聯馬克思主義政治教條的研究。1954年至1955年，則在哈佛完成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倫理教條的研究。這兩部份的研究成果後來編纂為《蘇聯的馬克思主義》(Soviet Marxism)一書出版。

1954年至1965年，任布朗戴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的教授，這段期間，除出版前述的《愛欲與文明》與《蘇聯的馬克思主義》之外，還出版了《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這三本書構成了馬庫塞在戰後

---

卻反對將理論化約為萬能的「實踐」(Praxis)概念。這是因為法蘭克福學派的學人要求理論的獨立與自主之緣故。這與他們批判社會與企圖改造社會的願望相違背；

五、雖然與盧卡奇的主張不同，他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遭受剝削與異化之說法，儘管他們並沒有認同無產階級與共產黨。他們甚至懷疑無產階級在高度工業化社會中擁有革命的潛力，因之，放棄馬克思主義者對這方面的想法；

六、這一學派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修正，卻變成為具有革命精神的知識界活動，它拒絕改良主義，也主張和當前的現實不妥協(Kolakowski 1981:341-342)。

<sup>3</sup> 《否定：批判理論論文集》收錄了〈極權主義國家觀中反對自由主義的鬥爭〉(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Totalitarian View of the State)、〈本質的概念〉(The Concept of Essence)、〈論文化的肯定性質〉(The Affirmative Character of Culture)、〈哲學與批判理論〉(Philosophy and Critical Theory)、〈論享樂主義〉(On Hedonism)、〈馬克斯·韋伯著作中的工業化與資本主義〉(Industrialization and Capitalism in the Work of Max Weber)、〈先進工業社會的攻擊性〉(Aggressivenes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等單篇論文。

對現代工業文明的全面批判，直指當代工業文明對人性的壓抑。馬庫塞對工業文明的批判是其理論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也正是這些批判，使他的理論得以躍出學術圈，而直接面對社會現實，並擴大了他本人與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他的理論也為六〇年代中期歐美發生的青年學生造反運動，提供了理論的根據。

特別是對六〇年代末在西歐、北美出現的那場既不滿意資本主義社會，又反對十月革命道路的學生造反運動傾注了巨大的熱情，並被公認為是這場運動的「精神領袖」、「青年造反者之父」、「先進工業社會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西方馬庫塞與馬克思、毛澤東並稱為「3M」(Marx、Mao、Marcuse)。

1979年，馬庫塞應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之邀，赴西德訪問與講學的途中，7月29日病逝於施塔貝恩克，享年81歲。

## 第二節 馬庫塞的著作及其哲學問題

馬庫塞最早出版的哲學著作可以追溯到 1928 至 1932 年間在弗萊堡大學追隨海德格學習哲學的時期。在此期間，馬庫塞第一次試圖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與存在主義哲學融合起來。在許多論文與書評中，以及在他為獲取大學講師資格而寫的著作《黑格爾的本體論與歷史性理論》一書中，馬庫塞試圖將馬克思主義與海德格現象學方法和存在主義本體論的原則融合起來，從而解決他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困境」。

〈歷史唯物論現象學概要〉(Contributions to a Phenomen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1928)馬庫塞在為海德格剛出版的新著《存有與時間》所作的長篇評論中，即表露出自己的一些基本立場。這篇評論文章叫作〈歷史唯物論現象學概要〉，這不僅是馬庫塞第一部發表的作品，而且這也是馬克思逝世之後，對馬克思、海德格以及馬克思主義傳統強有力且具有原創性的論述。試圖把海德格的觀念和用語跟他對馬克思主義獨特的詮釋融合為一，想在一個單一的全面架構中，把上述這些各個不同的影響及對狄爾泰、黑格爾等人的思考加以調和一致，這是馬庫塞的一番雄心壯志。把一個公然自稱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和對海德格的富於想像力的批判(imaginative critique)加以結合，常被認為是早在沙特和梅洛龐蒂之前即有的綜合馬克思與海德格的最早嘗試。

〈歷史唯物論的基礎〉(1932) 馬克思早期的著作在 1932 年的出版使馬庫塞興奮不已---特別是《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裡對異化勞動的分析---它此後一直是馬庫塞思想的一個核心。馬庫塞指出「馬克思在 1844 年寫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發表必將成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事件。這些手稿使關於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由來、本來涵義以及整個『科學社會主義』(‘scientific socialism’)理論的討論置於新的基礎之上。」隨著馬克思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 1932 年出版，馬庫塞放棄了他融合馬克思與海德格的嘗試。他在馬克思的早期哲學著作中發現了消除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困境的方法。

《黑格爾的本體論與歷史性理論》(1932)《黑格爾的本體論與歷史性理論》(Hegel's Ontolog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icity)是一篇為了在弗萊堡大學謀得一個教師職位，在海德格指導下撰寫的「資格論文」(Habilitation Dissertation)。不同於馬庫塞論述黑格爾的另一本著作《理性與革命》，在《黑格爾的本體論與歷史性理論》中他認為主客體同一是黑格爾思想的中心，存在是否定的統一體，是通過運動與分裂而實現的整體，所以歷史是存在自我揭示的舞台，這本著作不關心黑格爾哲學中的批判成分。《黑格爾的本體論與歷史理論的基礎》與馬庫塞進入研究所後寫的《理性與革命》不同的原因，在於這本書不關心黑格爾哲學中的批判成份。馬庫塞對統一與同一的強調導致了一種神正論(Theodicy)，他無意把它與他別的作品中的馬克思主義協調起來。在關於黑格爾的第二本書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否定

概念在第一本書中僅僅作為存在的歷史變異的一個要素，而且由於強調存在的統一應理解為通過時間的持續，否定幾乎是被當作幻覺而出現的。第一本書沒有把黑格爾當作攻擊現存秩序中非理性的馬克思的先驅；沒有像在第二本書中那樣重視實際的非同一性、重視**理性**；也沒有像阿多諾在批判胡塞爾時那樣強調認識過程中中介的重要性。

《**理性與革命**---黑格爾與社會理論的興起》(1941) 《**理性與革命**》標誌著馬庫塞與海德格存在主義哲學的決裂以及他的批判理論的體系化。《**理性與革命**》的副標題是「黑格爾與社會理論之興起」；關於馬克思的部分佔據著中心的部位，前有黑格爾哲學的解說，後有實證主義、新黑格爾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關於馬克思的部分和對黑格爾的詮釋，是以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連續性對話而呈現出來的；而第二部分的導言，則明白地指出馬克思是黑格爾唯一真正的繼承者；反過來，黑格爾的哲學則被視為改變社會世界和理解社會世界的唯一可行方式---即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及其對集體行動之意涵---之哲學的與唯心主義的預徵 (prefiguration)。在《**理性與革命**》中，馬庫塞認為應回到黑格爾來理解馬克思的勞動概念，「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勞動概念並不是表面的、而是一個中心概念：黑格爾通過它才能構思社會發展」。因為把勞動理解為人類自我實現的基本範疇，馬庫塞就不再強調那些可以在黑格爾著作尤其是早期著作中發現的自我創造的第二種方式。...然而對馬庫塞來說，黑格爾相信：「語言使個體採取反對其伙伴的立場成為可能，並使他宣稱的反對其他個體的需要和願望也成為可能。勞動過程使所導致的對立得到統一，它也是文化發展的決定力量」。由於把社會矛盾溯源到一種特殊類型的勞動，馬庫塞能夠談論一種「本質」的變革，它將通過克服異化勞動而實現(或者像他在後期著作中說的那樣在遊戲中全部廢除勞動)。

《**愛欲與文明**---對弗洛伊德的哲學探究》(1955) 《**愛欲與文明**》這部著作原先是馬庫塞在 1950 至 1951 年間在華盛頓精神病院的講稿。該書出版時所用的副標題是「對弗洛伊德的哲學探究」，馬庫塞本人只是想對包含於弗洛伊德理論中的批判的政治理論和哲學理論作一些引申和闡發，並與馬克思的學說相結合，提出一種批判的文明理論。而馬庫塞之所以要以弗洛伊德的文明哲學為出發點，則反映了他用弗洛伊德去補充馬克思主義的企圖。馬庫塞把弗洛伊德所說為建立和維持文明所必需加諸於本能的壓抑稱為「基本的壓抑」，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搬掉了經濟匱乏設置在文化發展道路上的障礙，對於維持文明而言，這種壓抑越來越成為多餘的，而壓抑之所以還繼續存在和發展，那是為了支持某種特定的社會統治形式，馬庫塞把這種壓抑稱為「剩餘壓抑」。他說：「剩餘壓抑」就是為超出於在文明中延續人類所必需的那種壓抑，它是「被社會統治所必需的限制；這些從特定的統治制度中產生出來的附加性限制就是我們所說的剩餘壓抑」，而這種「剩餘壓抑」的結果，則是性本能的昇華超了人的昇華能力，以及一個特定的社會連同其壓抑的履行原則(performance principle)，以犧牲個人的健康和相對的快樂為

代價而永久存在。弗洛伊德認為，壓抑是文明的不可逆轉的代價。馬庫塞則認為，生活在不同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條件下的人們可以創造出比較自由的制度，那時，對於壓抑的需要將多半被消除；人們將消除「剩餘壓抑」，建立一個沒有「剩餘壓抑」的社會，亦即「非壓抑的昇華」的社會。他所謂「非壓抑的昇華」(non-repressive sublimation)是指「沒有喪失其性欲上的能量的性衝動，越出其直接的對象並把個人之間以及人們同其環境之間的正常的非性欲的和反性欲的關係加以性欲化」(《愛欲與文明》)。他說，把日益增長的多餘的壓抑的過程顛倒過來，將不會意味著文明崩潰為野蠻主義，而是把一個文明的過度要求的形式，改變成一個承認人的本能需要以及人容忍壓抑的限度的形式。

《單向度的人---先進工業社會的意識形態研究》(1964)馬庫塞指出先進工業社會是一個極權主義社會，理由在於：就政治領域而言，先進工業社會成功地實現了政治對立面的一體化，因而消除了危害社會繼續存在的政治派別。如今，不僅先前作為政治反對派而存在的社會民主黨、共產黨放棄以暴力奪取政權的主張，而且一度是社會革命力量的無產階級，也隨著機械化對勞動量與勞動強度的降低，隨著藍領工人白領化，隨著非生產工人的增加，而逐漸喪失其否定性與革命態度，並與往日的敵手聯合起來。就生活領域而言，先進工業社會使人的生活方式同化。工人與老闆觀看相同的電視節目，打字員與她雇主的女兒打扮得同樣漂亮。由於生活方式的同化，由於眾人皆「分享制度的好處」，以往那種在自由與平等名義下提出抗議的生活基礎已不復存在。就文化領域而言，高層文化也與現實同化。高層文化本來與現實相疏遠、相脫離，而這種疏遠化的特徵正是高層文化能夠保存與現實不同的另一向度之關鍵所在。理想本是超越現實的，不再想像另一種生活方式就不再理想，或者說理想已被現實所超越、同化。如此一來，表達理想的高層文化便不再能夠提供與現實根本不同的抉擇，不再具有與現實在根本上有區別的另一向度。最後，就思想領域而言，實證主義、分析哲學的流行也標誌著單向度的思維、單向度哲學的勝利。實證主義、分析哲學本身就是單向度的思維、單向度的哲學，因為它把語言的意義與經驗事實和具體的操作等同，並且毫無批判地接受既定事實，從而把多向度的語言清洗成單向度的語言。同時，實證主義、分析哲學還宣稱要對語言中的「形上學」幽靈進行治療，並反對哲學家去干預日常語言的使用。然而，既定的事實並不一定是應該接受的事實，形上學幽靈可能比其對立面更加合理，而日常語言在一個單向度的社會裡也是早已受到操縱與灌輸的語言。最重要的是，推翻既定現實是「哲學的任務」。

《對純粹容忍的批判》(1965)馬庫塞在〈壓抑的容忍〉“Repressive Tolerance”一文中批評道：自由共識只會不斷縱容放任右派的集權與擴張，而對有進步色彩的左派思想卻毫無容忍的氣度。這對人類精神生活的提升毫無助益，只會徒增社會的壓抑。

《反革命與反叛》(1972)在本書中馬庫塞總結了 20 世紀左派激進運動衰落的實踐，重新在理論上對人的本能解放進行了強調，在對資本主義批判、馬克思主義美學和現代藝術進行考察的基礎上，系統闡述了以下論點：藝術的社會政治作用與它的審美形式功能始終保持著辯證的關聯，人的本能解放這一烏托邦構想，要憑藉藝術審美的方式才能達到。

《美學的向度---對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批判》(1978) 這是馬庫塞生前最後一本著作。馬庫塞晚年之所以傾力研究美學，是因為他認為在自主的藝術領域裡(如藝術、文學、音樂)，蘊藏著人類追求解放的批判精神。《美學的向度》這部富有想像的著作是馬庫塞對於其解放願景的最終證明，同時也總結與顯現他在思想方面的貢獻與侷限，就如同他持續捍衛高等資產階級文化以及對美學形式(aesthetic form)的解放潛能的反省。對盛行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正統學說提出質疑，馬庫塞提出對於幾乎所有的革命性藝術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批評，包括盧卡奇、布萊希特與本雅明。這部著作深受阿多諾的影響而且涵蓋了法蘭克福學派美學理論的精華。